

人民日报

近代中国人物自述系列

柳亚子 初名慰高，字安如，后改名弃疾。改字亚子，江苏吴县人。先生系早期同盟会会员，清末革命文学团体——南社的创办人与领导者，民革的创始人之一，是我国近现代历史上有影响的革命者，也是研究南明史的专家。因与毛泽东诗词唱和而闻名遐迩。

柳亚子

1887—

1958

自述

续编

柳亚子

柳亚子◎著 文明国◎编

本壤山頽慟國師暮年

切齒為崑夷遺詩漫惜

龜堂老飲至收京會育期

若谷兄屬
卅二年吳仁柳亞子



人民日报

近代中国人物自述系列

柳亚子自述

续编

柳亚子

柳亚子◎著 文明国◎编

1887—
1958



人民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柳亚子自述续编 / 柳亚子著. -- 北京: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11.12

(近代中国人物自述书系)

ISBN 978-7-5115-0786-0

I. ①柳… II. ①柳… III. ①柳亚子(1887~1958) — 自传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77320号

书 名: 柳亚子自述续编
作 者: 柳亚子

出 版 人: 董 伟
责任编辑: 银 河 陈志明
封面设计: 陈淑平 梁 宇

出版发行: 人民日报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金台西路2号
邮政编码: 100733
发行热线: (010) 65369527 65369512 65369509 65369510
邮购热线: (010) 65369530
编辑热线: (010) 65369844
网 址: www.peopledaily.press.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开 本: 1/16
字 数: 400千字
印 张: 27.5
印 次: 2012年1月 第1版 2012年1月 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5-0786-0
定 价: 58.00元

目 录

第一编 说说我自己

我和言论界的因缘·····	3
柳亚子的诗和字·····	6
关于我的名号·····	11
五十七岁自传·····	15
榕斋读诗记·····	20
箫心剑态楼诗话·····	26
旧囊新酒·····	30
代表作·····	32

第二编 我和南社的关系

我和南社的关系·····	35
一 开场白·····	35

二 成立以前的南社·····	36
三 虎丘雅集前后的南社·····	39
四 从唐庄雅集到张园雅集·····	47
五 辛亥革命前后的南社·····	57
六 我的脱离南社和重行加入·····	76
七 从第十一次雅集到第十八次雅集·····	93
八 新南社的始末·····	113
九 从南社二十周年纪念到南社纪念会·····	131
十 结尾·····	158
读《南社补记》后答张破浪先生·····	162
我和朱鸳雏的公案·····	165

第三编 人物与交游

邹亚云传·····	173
亡友胡寄尘传·····	175
经颐渊先生传·····	178
王济远印象记·····	180
纪念沈联璧兄·····	184
纪念蔡元培先生·····	189
关于许地山先生的二三事·····	194
纪中山先生老友李铁夫先生·····	196
怀念弘一上人·····	200
忏慧词人复葬孤山第二碑·····	202
怀念阿英先生·····	204

怀念志超女士·····	208
怀念胡道静兄·····	212
鲁迅先生九周年祭·····	216
尹瘦石的画和人·····	224
鲁迅先生的旧诗·····	229

第四编 序与跋

南社丛选叙·····	233
《朴学斋丛书》序·····	235
儒家思想对我的影响·····	237
《沁园春·雪》跋·····	239
《沁园春·雪》和词跋·····	241
附：柳亚子《沁园春·次韵和毛润之初到陕北看 大雪之作，不能尽如原意也》·····	242
“籀史斋”题名跋·····	243
“思旧庐”题名跋·····	244

第五编 日 记

一、乘桴日记·····	247
中华民国十六年·····	247
二、乘桴日记第貳·····	273
十六年·····	273
十七年·····	282

三、旅港日记·····	296
四、北行日记·····	307
一 同舟共车·····	307
二 六国饭店·····	315
三 颐和园益寿堂·····	335
四 北长街（附上海）·····	356

第六编 问题与主义

北方设立临时政府与优待虏廷之抗议·····	373
取消临时政府问题·····	378
三民主义·····	380
答客难·····	384

第七编 见解与主张

我对于创作旧诗和新诗的经验·····	401
我们对于文化运动的意见·····	405
关于妇女问题的我见·····	409
新诗和旧诗·····	411
关于读经问题及其他·····	413
我的儿童教育观·····	416
旧诗革命宣言书·····	419
纪念三百年前的甲申·····	424

柳亚子

自述
续编



第一编
说说我自己

我和言论界的因缘

丹林兄替《逸经》拉稿子，要我写文章，而且出了一个题目，是“从事新闻界之经过”。我觉得这题目不甚高明，就给他改了一下，写成此篇。

公元一九〇三年（清光绪廿九年），我第一次到上海，进了爱国学社。这时候，和章太炎、邹威丹两位先生很接近。在阴历五月中旬，《新闻报》登了一篇《革命驳议》，太炎先生便写《驳革命驳议》，来反驳它，开了一个头，他不高兴写了，叫我续下去。我续了一段，同邑蔡冶民先生也续了一段，末尾是威丹先生加上去的。我的一段，是关于菲律宾独立的问题。大概是如此：新闻报主笔说，“二十世纪，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这时候菲律宾大总统阿圭拿度将军刚刚失败，他就拿来做一个例子。而我的驳论，是失败者成功之母，菲律宾虽然失败，将来一定会功成的。这篇文章在《苏报》上发表，这便是我和言论界第一次的因缘。

爱国学社解散以后，我还乡间住了半年，闲得不耐烦，就

去同里自治学社念书。又搅了一年多，好像一九〇五年（清光绪三十一年）吧，我们就发起了一个自治学社学生自治会，办成了一个《自治报》。是用钢笔蜡纸搅的，我们自己写，自己印，自己分送，每一星期出版一次。后来，把《自治报》改成了《复报》。到一九〇六年（清光绪三十二年），我脱离了自治学社，到上海健行公学教书，把学生自治会改做青年自治会，隐然是中国同盟会的预备军。一方面，把《复报》从钢笔板改成铅印，从周刊改成月刊，从单张改成单行本，在日本东京出版，居然成功了《民报》的小卫星呢。

一九〇七年（清光绪三十三年）起，《复报》出到了十一期而停版了。我又在家中闲住，一住便是五年。直到一九一一年（清宣统三年）秋天，再来上海。经过了武昌革命和上海光复，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一月，去南京大总统府当了三天的秘书，抱病而还。这时候，我是无聊极了。就有南社老友邹亚云、陈布雷介绍我进《天铎报》，笔名青兕，论文是犀利无前。反对南北议和，反对袁世凯，和《民立报》、《大共和报》都曾大开笔战过。后来，从《天铎》转到《民声》，又从《民声》转到《太平洋》。在《民声》时做随笔式的文章，叫《上天下地》栏，还不免使酒骂座的习气。在《太平洋》专编文艺，替冯春航捧场，一面和曼殊、楚伦大吃其花酒。曼殊常叫的馆人是花雪南，楚伦是杨兰春，我却是张娟娟。记得有一首绝句道：“花底妆成张丽华，相逢沦落各天涯。妇人醇酒寻常事，谁把钧天醉赵家？”颇有英雄末路的感慨。到这一年的暑天，浩然有归志，从此可说是实际上脱离了言论界了。

一九二四年（民国十三年）八月，齐卢战争，我又来上海

避难。邵力子主编《民国日报》，时常请我代做批评，好像是票友客串，却未下海。一九二六年（民国十五年）春夏之交，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要在上海办党报，定名《国民日报》，委任张静江先生做总经理，张廷灏副之，我做总编辑，沈雁冰副之。结果，静江先生在广州不来，我又灰心国事，躲在乡下，而《国民日报》在法租界的照会，公董局始终不肯发出，成了僵局。直到一九二七年（民国十六年），国民革命军占领上海，上海一部份同志盘下了神州日报馆的机器，《国民日报》始正式成立，好像总编辑还是用我的名义，而我却始终未曾出山。结果，《国民日报》出版不到几天，清党事起，全局推翻，我的总编辑头衔也从此去消了。

自此以后，我除了零星投稿以外，再也没有和言论界发生整个的关系过，所供是实。

· 完了。

一九三六，一，三〇夜，上海

（载一九三六年《逸经》第一期）

柳亚子的诗和字

在重庆住了年余，自从毛先生来渝以后，精神渐渐儿好起来，又入于神经兴奋时代了。瘦石兄提议要开展览会，要我加入，写自己的旧诗，和他有名的历史画，联合展出，名之曰“柳诗尹画联展”，叨了毛先生的光，我居然很高兴的答应了。瘦石兄要我写介绍的文字，一篇是介绍他的，题目叫《尹瘦石的画和人》；另一篇是介绍我自己的，题目叫《柳亚子的诗和字》。现在先把后者写在下面吧。

关于我学诗的历史，应该先从念诗讲起。在自传《五十七年》内是写过的，现在东西不在手边，关于年岁，是无法记忆和考查了。但好像年纪是很小的，最先的一步是念《唐诗三百首》，是在我母亲费太君膝前或是怀抱中间口授的。在满清乾嘉年间，江南一带，不是有一个大名士叫袁子才吗？这位先生当时有人攻讦他，说他奔走于公卿权贵之门，人品不高，所以诗品也不高。不过，他倒是有特别底见解的。他不喜欢女子的缠脚，又囿于时代，不敢自己公开来反对，于是在《随园诗话》

中间，借着一个大脚才女的口吻，假造出一首诗来：“三寸金莲自古无，观音大士赤双趺，不知缠足从何起，起自人间贱丈夫。”这和后来龚定庵的“姬姜古妆不如市，赵女轻盈蹑利屣，侯王宇宙求元妃，徽音岂在缠厥趾。”不是一鼻孔出气吗？他反对女子无才是德传统的谬论，而提倡妇女文学，这是难能而可贵的。所以他的女弟子很多，《湖楼请业图》就成为他的佳话了。这时候，我们吴江黎里有一对文学夫妻，是徐山民和吴子佩，都和他有往来，而子佩便是他的女弟子。子佩的女儿徐丸如，少寡家贫，开门授徒，我母亲在十岁以内，曾从她受业过。所以讲起来，我母亲还是袁子才的三传弟子呢。十岁以后，家中又囿于无才是德的传统见解，不许她读书了，但她对于《唐诗三百首》，却都已念得滚瓜烂熟。这样，便教给了我学诗的第一步门径。

后来，我是正式延师授课了，恰恰碰到一位陆沅青陆老师，他特别喜欢杜甫的诗，四书五经以外，却教我念起杜诗来，而且要背诵。初学时，当然是很伤脑筋的，但久而久之，对杜诗的趣味渐渐感觉到了。陆老师去后；来了俞文伯俞老师，他虽然有些神经病，给我的影响很坏，但他倒是一个诗人（陆老师只喜欢念杜诗，却没有看见他做过），积稿盈尺，有时候也教我做起旧诗来，虽然他的教授法不高明，不过，我终于向诗的道路上又迈进一步了。自从十二岁移家黎里以后（从前是在大胜的）父亲自己教了我几年，杜诗已由背诵而改为读一下，终于把这大部头的东西读完了。好像是十四岁光景吧，父亲把我送进凌甘伯凌老师的门馆里去，却只每天去两个钟头，多下来的时间，还是在家里读书。在移家以前，好像我已在平平仄仄

的写起旧诗来了，自然是不像大样，到了十四岁，似乎做得好一些，在上海的小报上，也居然发表起来，这时候做的都是艳体诗，说甚么义山锦瑟，韩偓香奁，到十七岁那年，受了梁任公《新民丛报》诗界革命的洗礼，便把这些东西都付之一炬了。

十七岁进上海爱国学社，想从事革命不成，回来还是做诗。在同里自治学社搅了两年，二十岁又返上海健行公学当教员，但革命的目的还是达不到。这时候的革命工作，一部分是武的，暗杀暴动是家常便饭；另外一部分是文的，便是所谓宣传工作了。文学是宣传的利器，诗文并重，效力很大。这样，我的诗不是文学的革命而是革命的文学了。从健行公学还来，很念了一些旧书，史部以外，最喜欢的还是诗：唐朝是李太白、李义山、杜牧之，金元之间是元遗山，明朝是陈卧子、夏完淳、顾亭林、黄黎洲、钱牧斋、吴梅村，清朝是王渔洋、朱竹垞、沈归愚、袁子才、黄仲则、舒铁云、王仲瞿、陈文伯、龚定庵，都看了一些，尤其喜欢夏完淳、顾亭林和龚定庵。这样，人家便以为我是龚派了。最古怪的是对于六朝最著名的昭明文选以及宋朝有名的王荆公、苏东坡、黄山谷之类的诗集，都从未看过，至多不过读读陆放翁、谢皋羽、郑所南诸家的著作吧了。因为这些人都是爱国诗人，使我油然而生敬爱之心，因其人而重其诗。至于讲到诗的派别来，我是主张尊唐抑宋的，同时也崇拜那非唐非宋的龚定庵。在这个时候，我的诗恐怕已经有了定型了吧。

辛亥革命总算是成功了，但诗界革命是失败的。梁任公、谭复生、黄公度、丘沧海、蒋观云、夏穗卿、林述庵、林秋叶、吴绶卿、赵伯先的新派诗，终于打不倒郑孝胥、陈三立的旧派诗，同光体依然成为诗坛的正统。但我是最反对同光体的，于

是和姚鸿雉、朱鸳雉、闻野鹤几个人就在南社内操起同室之戈来，南社也就从此瓦解了。这个时候，为我张目的，有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吴又陵，还有自称太原公子褐裘而来的王玄穆，玄穆早逝，又陵先生好像也已很久没有著作发表，于是在南社中间，我和林庚白两人又渐渐成了两大的形势了。我的诗和庚白的诗，来源是不同的，庚白由唐入宋，再由宋入唐。他在同光体中间打过滚的，却能够跳出同光体的圈子，发挥其时与世的理论，更以社会主义者的思想入诗。他自命为古今第一，在杜甫之上，我不敢贸然附和，但也并不反对他。我自己呢，庚白死后，从淞妹那儿，读到了他的全集，觉得受他的影响很深，到现在，我很想做一个丽白楼诗派的继承人。至于所谓正统派的诗人，老实说，都不在我的心上呢，国民党的诗人，于右任最高明，但篇章太少，是名家不是大家；中共方面，毛润之一枝笔，确是开天辟地的神手，可惜他劬劳国事，早把这牢什子置诸脑后了。这样，收束旧时代，清算旧体诗，也许我是当仁不让呢。

我是喜欢做旧体诗的，不大会做新体诗的。但我的估计，却以为旧体诗的命运不出五十年了。不过我对于新体诗实在太陌生，太浅薄，所以虽然做了三次，终不能走上新体诗的道路。至于旧体诗，我认为我的政治宣传品，也是我的武器，大刀、标枪果然不及唐克车、飞机的利害，但对于不会使用唐克车、飞机的人，似乎用大刀、标枪来奋斗也不能认为错误吧。我的蔑视旧体诗，而仍然要做旧体诗者，其原因就在于此了。

讲到我的字，那真是糟糕，从小就恶书劣字出名的。除了描红和印格以外，我连法贴都没有临过，老实讲，临起来也

不会像样的。你的字是你的，我的字是我的，临它有什么用处呢。清党亡命以前，我是连亲戚朋友庆喜吊丧的对联，都是自己起草而请人来代写的。但自从日本还来，一到南京胆子渐渐大起来，而且居然也有人来请教，在桂林最后半年中，居然卖字，也居然卖到点钱，这真是天晓得。并且，我的脾气太急，写字像冲锋一般，喜欢赤膊上阵，杀了一下，胜败不问，也就完蛋，管它写的像不像样呢。有人说我的字是“新柳字”，又说我有像龚定庵。照我自己看来，只是扶乩和画符吧了。

现在瘦石兄出了题目，要我写自己的诗，陈列出来。我的诗，不敢妄自菲薄，并且自以为“推倒一世豪杰，开拓万古心胸”，陈龙川的两句话，是可以当之而无愧的；至于字呢，也许自有“嗜好与俗殊酸咸”之士，会来尽情欣赏的吧。

一九四五年十月十六日子重庆沙坪坝津南村

（《华西晚报》，第一七一二号）